神奇的白鹤岭

□温圣魏

白鹤岭位于赣州市南康区隆木乡的邹家地，邹家地距离南康城区70公里，地处南康最北端，与遂川县交界。这里群山连绵，峻岭雄奇，白鹤岭属罗霄山脉中段的万洋山脉。从隆木乡政府到邹家地整整有7.5公里路程。从圩镇往北望去，就是南康最高峰——1042米的白鹤岭，白鹤岭犹如一道天然屏障，四面御雨抵风，守护着邹家地这块神奇的土地，据说登上白鹤岭还可以远眺茫茫五百里井冈山。

一

“七上八下十八弯，弯弯汗水一箩担”，当地老表这样形容山路崎岖的白鹤岭。

初听白鹤岭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感到好奇，白鹤岭真的有白鹤吗？有的，但不是年年都能看到，据当地老表说，有的年份，11月中旬以后，偶尔有白鹤南迁来这里越冬，幸运的话，可以在去白鹤岭的路上，在山脚下的层层稻田里，看到一大片白鹤翩跹起舞。此时的邹家地，白鹤、稻田、老牛、晨曦、暮霭、炊烟，勾勒出一幅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的田园风光，美、纯、自然……

白鹤岭，一岭接一岭，一弯接一弯，盘山行驶，如坐过山车，实为惊险。我们从山脚下的福田村出发进山，沿途大部分路段都是水泥路，路窄弯急，车子缓慢前行，过了半山腰，但见路两旁油茶树片片成林、茶花点点。油茶树是隆木乡大山深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特色产业。全乡油茶树种植2.8万亩，年产茶油84吨，直接经济收入达1260万元，成了带动隆木山区一方百姓致富的“大产业”，全乡1000多户脱贫户，其中有800多户是靠发展油茶树产业脱贫的。

再往上走，山坡上梯田层叠、金黄涌动。举目望远，只见峰峦起伏、秋色迷离，幽谷深处哗哗流过的溪水，清脆悦耳、沁人肺腑……经过近半小时的崎岖山路，我们驱车登上了海拔约700米的东风坳。前面不再有水泥路，我们只好停车驻足，大家便在路旁的“白鹤岭家庭农庄”休息。再往上走400多米，就是白鹤岭主峰了。如果往下走，前面有一段用碎石铺成的羊肠古驿道，看上去有些来历，我好奇地询问捡油茶籽的路过村民，原来，沿着这条古驿道的方向一直走入山谷，便是被称为南康“阿里山”的邹家地。邹家地以前出过大户人家，至今还保存着一座有200多年、有显赫历史背景的袁氏宗祠。可见，邹家地曾一度辉煌。但村里如今一户邹姓人家也没了。现在袁、刘、谢、黄四姓近百户约300人口安居于此。“邹家地”竟然没一户邹姓人家，实在不好理解。查阅客家人历史上大迁徙史料，有过这样的记载：客家先民大迁徙过程中，一般选择山区作为落脚地，正所谓“逢山必有客，无客不住山”。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傍山耕作，靠山吃山，迁徙扎营时，曾出现过排挤弱势家族的现象。至于邹家地的邹家姓氏，是否属于上述情形，无法考证。

二

从东风坳向白鹤岭主峰攀登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，且时而要在长得比人还高的灌木丛中穿行。我们一边欣赏风景，一边蹒跚前行。眼下正是野果成熟的季节，我们看得眼花缭乱，忍不住想摘来尝尝，谁知正在修山路的好心人告诫我们说：“山上的东西可不能随便吃啊！”生怕中毒，我只好用手机把那些诱人的家伙拍了下来。

山上风很大，大片大片油茶树，花丛竞放，摇曳多姿，树下点缀着一簇簇野黄菊。从山上往下看，视野一览无遗，白鹤岭岗岭逶迤、轮廓分明，垄壑纵横，错落有致。突然发现，整个白鹤岭以灌木为主，很少有高大乔木。问修路的人才得知，白鹤岭以砾岩为主，不适合乔木生长，且山上有牧场，一年四季牛羊成群，特别是春天，几百只牛羊放生山岗，嫩草绿叶的生长速度远赶不过牛羊的嘴巴，要想幼树长成参天大树，何其难矣！

穿过一片灌木丛，前面出现一个大约6000平方米的高原牧场，牧场草甸茂密，十几头耕牛和近百只山羊正悠然自得地觅食。突然，不知从哪儿隐约飘来委婉动听的歌声：“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，那是你漫山醉人的红，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……又见山里红，久别的山里红……”白云生处有人家，大山深处有歌声，这给俊秀的白鹤岭带来了灵气。循着悦耳歌声，只见草甸尽处，一位充满激情的中年男子正声情并茂唱着广场舞经典名歌《又见山里红》，这位中年人一瘸一拐，边走边唱走上前来，原来此人正是牧场的主人，人称“牧羊人”的袁长美。袁长美50来岁，开朗活泼，靠养山羚羊已脱贫两年。袁长美儿时曾患过小儿麻痹症，落下腿疾。长大后，他并没有因为行走不便向生活低头，而是前往福建泉州等地打拼，在经历了各种挫折磨难后，他回到老家邹家地，承包了整个白鹤岭，在山上开了一家“白鹤岭家庭农庄”餐馆，和妻子过着远离城市喧嚣的田园生活。平日里，袁长美夫妻种菜养羊，目前养了60只母羊，80只羚羊，还买了车，生活过得美滋滋的。

此时的白鹤岭，天高云淡，四周群峰拱翠，白云蓝天下，勾勒出一幅牛羊、游人和谐共处、相得益彰的美丽生态风景画。

三

最让人意外的是，我们在高原牧场拍摄之际，遇到一个采茶树籽的山民，经他指引看见了一块被称作“仙人石”的巨石。那块巨石位于白鹤岭的西北面，它与另一块巨石相连，约10米高，呈黝黑色，质地被风化成一层一层。无论从正面还是背面看去，都极像一个哀怨的女子独处一隅，正静静地守望着什么或倾诉着什么。她形态逼真，栩栩如生，大家看后，纷纷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我想，“仙人石”背后肯定有什么动听的传说故事吧？

翻过几个“山包”后，我们便爬上了白鹤岭最高峰，只见前方山色迷蒙，山脉蜿蜒连绵、横亘百里。站在这样一个高度，此刻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天地之博大，生命之渺小……

返回山脚下，我们来到一个神奇得让你不得不去的地方，这里有一群追梦的山里娃，这里有一位筑梦的“孩子王”，这里有一所圆梦的“微”小学——那就是邹家地小学，一所只有几名学生和一位老师的学校。刘光炎，58岁，中等个儿，清瘦的脸庞带着一副550度深的近视眼镜。他18岁便来到这里，孤独清苦地坚守在大山深处，无怨无悔。几间低矮的瓦房，几张破旧的课桌，一张老式讲台……刘光炎把青春、汗水和才华都献给了大山里的孩子们。家住在白鹤岭半山腰上，学校却在山脚下，他每天风雨无阻，跋山涉水，每日4个来回。40年，刘光炎在崎岖山路上走了几万公里。他对教学大胆创新，摸索出了一条复式教学的新路子，先后被评为“南康区最美教师”“江西省师德师风先进个人”“全国模范教师”，更令刘光炎欣慰的是，40年里，白鹤岭先后走出12位大学生。

夕阳西下，彩云飞舞，山下宁静的邹家地，炊烟袅袅。注视着庄严而又神奇的白鹤岭，我们依恋难舍，也收获满满。

再见了，神奇的白鹤岭。

饭包肉圆包裹的年滋味

□朝颜

南方的湿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热烘烘的情绪，年来了。游子归乡、亲人团聚，所有奔忙的脚步都安歇在一个叫做家的地方。

只有母亲依然是最忙碌的，为着一家老小的春节衣食，为着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年夜饭。这一天，在众多的美味佳肴中，要数饭包肉圆最是不可或缺，工序又最为繁杂。

说起饭包肉圆，那绝对是瑞金独一份的舌尖美食。无论做主食还是当小吃，它都恰如其分。至于它是何时由何人发明，已不可考。据说我的爷爷辈，爷爷的爷爷辈，再往上数辈，无论再穷再苦，过年都是非吃饭包肉圆不可的。那热气腾腾的景象，那浑浑圆圆的形状，诉说着一家人热火朝天、团团圆圆的愿望和期冀。

一大早，母亲就忙活开了。她先是蒸好一大锅的白米饭，将头一天泡胀的大米拌进去搅匀，就端着去了石磨坊。石磨坊里围满了前来磨饭的女人，从清早到整个上午都吱吱呀呀的，热闹非凡。她们自觉地排着队，互相搭把手，磨完一家又是一家。父亲则提着从田里挖回来的藠头、大蒜、萝卜，还有新割的包菜去溪边濯洗。溪水在冬日里冒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热气，剖鸡的、洗菜的人们热切地交谈着，年的祥和气氛就在一股股升腾的热气中缓缓包裹着村庄。

母亲磨饭回来，将藠头、大蒜、萝卜和包菜切碎，再细细地剁着，一刀一刀，不厌其烦，一直剁至碎末才肯收刀。剁细的菜料，一股脑地倒进磨好的米饭中。那边厢再加上几碗红薯粉，打入两个鸡蛋，放少许盐。母亲开始用手一圈一圈地搅，直搅到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再也分不出谁是谁，就可以上蒸笼了。

蒸笼早已洗得干干净净，上面垫一层纱布。母亲左手抓一把肉圆料，拇指和食指团成一个圆，均匀地挤一个肉圆出来，右手就拿一把小汤勺挖出，小心地放进蒸笼里。不多会，满满当当的一屉肉圆就像精巧的艺术品，摆上了蒸锅。我一边烧火，一边眼巴巴地等着，仿佛一错眼就会与美食擦肩而过。这时候，母亲已经开始了蘸料的制作。吃饭包肉圆，蘸料是顶重要的一环，否则食之无味矣。切好的红辣椒、大蒜头下锅爆炒，再添些酱油，加水煮透，上面撒一层葱花，一股浓烈的香味和辣味催得人直打喷嚏。

饭包肉圆在旺火上蒸一二十分钟后，笼屉里的香气再也掩盖不住，四溢开来。母亲湿了手，迅速起锅，倒扣在洗好的大砧板上，将纱布一掀，肉圆趁热一个个分解到钵子里，上桌。那扑鼻的清香，那白中透些乳黄的色泽，直诱得人馋虫大动。一家人端起碗筷，团团地围坐着，将饭包肉圆夹进碗里，淋上又香又辣的蘸料，咬一口，结实、饱满，吃得有滋有味，吃得细汗直冒。热气在餐桌上氤氲，母亲用依旧通红的手捋了捋头发，望着欢天喜地的一家子，满足地笑了。

在最繁忙的年关里，母亲从未喊过半个累字，只默默地忙碌着，张罗着，仿佛一切都是那么天经地义。我知道，每一个饭包肉圆里，都包裹着母亲的爱和辛勤付出啊。有挚爱的亲情围绕左右，有喜欢的美食填满味蕾，这就是年的味道，家的味道。



家山 管育华 作

踏雪寻梅

□兰洁

冬天的蝴蝶
百花与之诀别
白云揉碎了秋的泪滴
把满天琼羽，飘落

寒风中绝世的容颜
把一生的素洁洒满天穹
冰清的心魂
把整个山河，簇拥

无数个凝眸，永隽芬芳
勾勒生命的念想
无数个晨昏，陶醉的琴音
把最后的一抹色彩，燃尽

雪原上最美的中国韵
梅岭中水墨丹青的魂
站在冷暖之间
不卑不亢的低唱浅吟

一抹寒意，白洁纯真
一片柔情，万花无踪
你为我掀开借雪为泥的梦
我为你盛开万紫千红的春

家乡吟（诗二首）

□邱金湟

家乡的小河

两边山岭夹条河，一路翩跹一路歌。
妯娌洗衣姑挑水，弟兄沐浴童放鹅。
翻江倒海冲陂坝，屈膝弯腰浇菜禾。
政府修筑水泥闸，乖乖拴住上山坡。

精准扶贫

精准扶贫只数年，清新碧翠艳阳天。
排排别墅水泥路，禽闹粮丰瓜果甜。

宝先生

□赖韵如

1

野的风，攀上山脉时，便要到山腰的梯田人家歇歇脚，层层叠叠的“垒碗丘”，像母亲的妊娠纹，又像父亲的肋骨。风撒欢儿钻进村庄，稻子、稗子、木梓、蓬蒿、禾竹子都亢奋地晃荡着。

宝先生迎着风，过田垄、爬山埂，纸烟吧嗒了一筒又一筒，他瘸着腿，摇摇晃晃地行走于村坊山寨。

“新生青拐（青蛙），一蹦三丘，想着跳远，却跳成了高”，村里人幽默地形容梯田的陡。对着梯田，宝先生确实无力。但他也算是有两把刷子的人。他懂些草药方子，拜师做过裁缝。年轻时，他还代过课，做过大队文书。不过，那都是周边大批青壮年南下打工之前的事。现在，宝先生可是十里八乡红白喜事的管事人、大执宾、一支笔，客家人婚丧嫁娶中各类礼仪文书、装扮策划、人事调度、财务采买，都能一一搞定。当然，管事人在乡村熟人社会里，基本属于做公益。宝先生珍视的，是乡邻对一个残疾人投来的那束目光。

刚驻村时，跟着工作队去给宝先生挂贫困户联系牌，我趴在方桌上完善他的建档立卡资料。姓名，房宝，文房四宝啊，脑中立即想到了古朴的书桌，闪着膏光的砚台，氤氲散开的墨气，矫健行走的笔锋。我快速填好数据，递给他补写签名和地址。他虔诚地写下两行字和姓名。细看他的笔迹，顿觉笔力刚劲、天朗气清，再瞟一眼自己松散的字迹，像穿开裆裤满地蹿跳的熊孩子。

我问宝先生，礼事有何回报？宝先生的胖妻正要去施肥，笑着抢过话头说，若只靠做礼事，家里恐怕连饭也吃不上。宝先生转身沉默，一瘸一顿去扑赶舍旁的鸭子。待妻子走远，宝先生终于堵住一只土肥鸭，说不少人做红白喜事，都来关照他的家禽。

2

入冬后，宝先生从土坯房搬进了楼房，他在新楼的檐下挂上花灯，花灯衔着风转圈，一副太古天真的样子。

去年除夕前夜，宝先生回到老屋，爬楼，抹灯框上的灰尘。他洗手、剪纸、研墨、提笔写上四季：

春游芳草地，夏尝绿荷池。

秋饮黄花酒，冬吟白雪诗。

2020年初，为疫情防控，扶贫工作队都留在村里。我路过宝先生门口，被花灯上的墨迹迷住了，手机调焦的当儿，宝先生从阳台探出头，高声寒暄。

“我这花灯也就你识货，村里个个笑我古董，它可是用来接龙神的，灯架子传了几代人！”他说。

舞龙的家什我见了，都备好在村庄老祠堂。锦鸡、白鹤、红鲤群、拜年灯及丑角面罩都安装了LED灯。一个随大人祭祖的细伢子在手柄上咔嗒一按，双龙醒过来似的，龙须飘飘，虎虎生威，龙身黏着的金箔纸闪着光……我想象着：入夜，月白风清，层层叠叠的梯田之上，灯火长龙，一片光明。

3

宝先生是在年底找到工作的。当时就业帮扶微信群跳出一条急需招工的信息，原来是建筑工地的保安突然离职，第一书记立即想到宝先生，去宝先生家商量，他精神矍铄，说有过看护仓库的经历，立即收拾包袱。

小年时，我们回城，约好去工地看宝先生。看到了我们，他像是见了亲人，小步奔出来。在保安室的床架上，一个小音响悠悠转着。对着烤暖灯，宝先生侃侃而谈，絮叨楼面的浇筑情况，每天的工作内容，工地的管理与伙食。他毕竟是宝先生，一下子摸透了新工作。我发现他脸色红润，眼睛却盛了血丝。

我想象着冬天里，风穿过钢管，穿过砖头和塔吊，宝先生戴着他的棉帽，在工地进出口晃着，手持冲锋枪冲洗工程车辆，拿钢笔登记钢筋砂石，按遥控指挥卷闸门。闲暇时，便坐进保安室，吹起口哨，听那台小音响，小音响里，肯定有客家人的唢呐调公婆吹，有红白喜事的鼓乐……

庚子年疫情得到控制后，赣南的各大企业相继复工复产，宝先生继续去了工地上班。可是过了一个多月，传来他被辞退的消息。工地的管事人私下告知我们，复工后，工地定期检查，宝先生虽能干，但残疾人在工地，恐怕过不了关，所以多付了一个月的工资，让宝先生打道回府。

我们接宝先生返乡，他拎着包袱，沉默地从工地摇晃过来。返乡的车上，我们只字不提工地的事，只跟宝先生说了几个喜讯：村里的农家书屋在规整，养鸡产业在扩大。谋划了一年多的五彩梯田旅游业，基础设施基本竣工了，希望他参与进来。他能管理农家书屋，胖妻可领养鸡苗，等旅游兴起来，还可以开小店、做客栈……

我们相信，摇摇晃晃的宝先生，总有一天，会安安稳稳地走在路上。